



史記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布本姓英英國名也谷繇之

毛刻索隱曰蘇林曰今為六安縣也

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改姓黥以厭當之

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

漢書云布

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

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

人有聞者共俳笑

漢書作

幾巨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子劉氏作祈者語辭也亦通

戲笑索隱曰謂眾共之

布已論輸麗山

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

也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

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

索隱曰曹輩偶類也

陳勝之起也

謂徒輩之類

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番君以其女妻

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  
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  
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  
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  
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  
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  
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  
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  
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非  
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

就宋本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河擊秦布數有利  
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洙章邯等楚兵常  
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若以布數以少敗  
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  
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漢書作項王前鋒  
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  
戲下各從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  
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

史記 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

鄒氏云間猶  
闕也謂私也  
今以間音統  
竟反間道即  
他道猶若反  
間之義  
常毛刻作嘗  
又曰按漢書作  
楚軍前鋒

說出英雄  
心事

多布材三  
字亦有延

橫大畧

宋本漢三年  
提行

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  
 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  
 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  
 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  
 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  
 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  
 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韋昭曰主  
舍也○索  
隱曰太宰掌  
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

左右按謂隨  
何

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  
 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  
 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  
 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  
 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  
 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  
 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  
 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  
 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

詞音溫厚  
一言留數  
月出萬全  
有以哉

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  
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  
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  
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師古曰負加也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  
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  
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  
塞索隱曰微謂邊境亭彰以微繞邊陲楚人還兵間  
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  
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取老弱轉糧千里之外

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

按服虔言梁在楚漢之間

分宋本

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  
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  
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  
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  
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  
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  
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  
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  
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

持漢書作罷音皮

具措詞甚厚其迎幾甚決策士中戰士也

其入易動故可說下之

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索隱曰走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

走音奏向也

以毛刻作已

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

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

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

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驗淮也。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

故宋本

疏分也漢書高決江疏河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裂地是對文致知疏即分也

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王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

倉毛刻作度按大康地記秦建敖倉於成臯又云度故云敖倉也

宋本無此三字

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

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

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

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

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盡劫

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索隱曰：臨淮有徐縣，僮縣。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正義曰：魏武帝註：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

按地理志

而易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

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

魏解見高紀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

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

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

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

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非哀王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

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

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

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

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項白芻反疾也

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

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如媚生患竟以滅國索隱曰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一云男妬曰媚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一十六 自四至七凡四葉

漢書外戚傳亦或結寵其如媚之誅今原布之誅為親貴與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

茲鄉鄱陽縣之鄉

史記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考

彭越黥布二傳俱用紀年叙布傳尤工

聚兵數千人

一本千下無人字

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

隨生以口舌名然所以說九江王者不知何以動之殆布故麗山徒無以折其辨故為所給耳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

江

漢五年衍文漢書削此三字六年更作五年



叙信之不  
遇而困極  
矣然亦時  
露英雄氣  
色

天生淮陰  
不奇生滕  
今乃奇耳

秦末多失國言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

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

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跨跨股也

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一市人皆笑

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

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

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坐法當斬其輩

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

不斬與語大說之言于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

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

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

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

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

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

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

吳

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袴下即跨下  
亦何須作跨

設壇具禮 不是虛爭 體面蕭韓 親見宋美 起微細一 且冠諸將 遂不免有 帳中之危 信以亡楚 歸漢忽登 上將而指 揮曹樊灌 絳之重誰 甘駕馭而 可與共成 功哉故知 設壇具禮 相國之為 慮者深忠 國者至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宋本無以字

諺項王病處未有如是醒快者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

於鳩反噁鳥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叱音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

慈愛言語嘔嘔。

索隱曰嘔音吁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

人有疾病

嘔猶區也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恐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

觀信言其事漢決夫豈肯亡哉不亡則始

進不重承相追之天子築壇拜之猶有出處也夫

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按毫秋乃成又王連注楚謂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

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

檄尺書也

按謂今滿津關

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陳船旌旗以疑敵者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徐廣曰旉一作旉服

度曰以木押縛罌旉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旉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臨晉在同

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

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定魏為河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

破代兵禽夏說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

輒使人收其精兵請榮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

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

于陘山之隧升于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

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

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

喋血解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

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

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

良也

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

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朝邑是也按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欲渡河也

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泉閼音昌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

按陳湯傳喋血萬里

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  
 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  
 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  
 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  
 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  
 乃敢引兵遂下按廣武策用信必知變不至敗也未  
 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  
 輕騎二千人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如  
 曰山自覆蔽依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  
 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發曰今日破趙會

按謂今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任仍須隱也也軍音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軍山漢書作軍說文云軍蔽也從軍竹聲

諸將莫信  
 趙軍大笑  
 正見神妙  
 莫測處

佯  
 宋本

奇而不可  
 敗故勝

食如淳曰小飯曰飧言破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  
 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陣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弃鼓旗走水  
 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  
 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  
 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

音而不

亦如滕公  
然為滕公  
更難  
宋本無休字

五長軒  
武軍人  
誌其

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

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

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也鄭玄注

禮効猶呈見也。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

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塗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

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

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

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

泚徐廣音遲劉氏音脂

効毛刻作效

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

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泚上，

今將軍涉西河，正義曰：即同州龍虜魏王禽夏說闕

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

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

索隱曰：瑜鄒氏音瑜美也。漢書作美衣。瑜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

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

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以力不能拔，情見勢

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素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

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

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

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逵曰：驛酒也。索隱曰：劉氏

依劉逵作驛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北首燕

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驛兵士乎。路，正義曰：首

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

尺也。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

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毛刻食下有驛字主下有故字後首四字

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曰瑜苗且也慮不圍食也漢書作靡衣瑜食

此之西河即馮翊也

范宋本

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漢高將將出奇如此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

辯

王張耳自  
之根也

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辨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

天下未嘗無人此又是廣武君一沅

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

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

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方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

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

徐廣曰四年二月

徵其兵擊楚楚已

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

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

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

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

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

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

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

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

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

已宋本

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

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

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

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

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

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

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

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

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

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

蕭韓同稱  
三傑蕭有  
鮑生召平  
等客遂為  
漢室宗臣  
而信有崩  
通之客遂  
致覆亡比  
匪之傷斷  
乎不爽

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  
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  
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  
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  
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選燦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  
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  
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  
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

智困

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維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北

敗滎陽

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傷胃也臣瓚曰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

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

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

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

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

膽効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

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

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

武涉誘之  
于外蒯通  
說之于內  
非良平計  
趣信叛矣

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鬥。故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日。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

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廡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廡陳澤。按此言最深中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

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

關陳雋朗  
揣摩深切  
是國策中  
雄俊者

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

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以廝養之

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晉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

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鮪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

闕卿相之位。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

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

正義音適。騏驥之踟躕。

徐廣曰。踟。一作躑也。

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

麾也。

索隱曰。鄒氏吟音。巨陰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

毛本有乎字  
宋本無

佯宋本

作此紛紛  
局面亦小

己宋本

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  
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

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漢  
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漢

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

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

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豕

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

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

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

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

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

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

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

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

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

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

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

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

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

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

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

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維陽赦信

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

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

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

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

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

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孫子曰

治寡分數是也注云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

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

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摯其手辟

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

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

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

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

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

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

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

豨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

淮陰人傑也惜自矜其人傑之心未除此處不可無學問

言愈當而身愈危矣

史臣文致因而不改非也信既不聽蒯通豈肯又從陳豨

毛刻狡作郊音狡猶也吳越春秋作如音狡亦通漢書作狡免戰國策白東郭遂海內狡免也

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

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漢陽侯樂

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第上變告信欲

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

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

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

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

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乎遂夷信三族高祖已

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

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

宋本無之字

呂后既殺信便以此一言完信之罪

蒯通作結見信之誅不可先矣

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

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

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

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鳥集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跬

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

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

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

乃釋通之罪

并通計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入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史記卷之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考

淮陰傳有廣武君酈生武涉蒯生四人裝點聲色

唯句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

漢書注唯應辭監本唯作惟洞本唯作雖誤

有背義帝之約

荀紀新序有作又古字通用

何所不散

荀紀散作勝

遂東追廣至高密西句

監本西字屬下句非

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

此二句漢書不當去

效愚忠

宋本忠作計

漢六年漢十一年

二漢字衍

信方斬之曰

宋本無之字

史記卷之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

故韓襄王

孽孫也

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

長八尺五寸及項

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

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

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

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

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

宋本無王字

按韓初為韓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是也

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索隱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

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可以爭天下。按漢書高紀直以此為淮陰侯

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

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

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為穰侯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

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

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

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

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

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

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

月駟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

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

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

古曰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

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敢反信數

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

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

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

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

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

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

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

聚兵樓煩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

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高

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

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

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

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

人往來胡不覺獲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

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

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

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

日代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索隱曰應劭云柴武鄧

地也之子應劭說為得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

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

遺書招之甚得處置

豨宋本無信字

強宋本也

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藉。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韋昭曰。在匈奴地。復臣事漢。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

償音會。張晏。償儻也。痿耳。誰反。舊音耳。腫及於義。為疎。張揖。痿不能起。衣帝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

亦寬大之政。致之耳。

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

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

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

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頽當孽孫韓嫣。索隱曰。音

偃。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

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

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頽侯。續說後。索隱曰。頽五格

反。又作頽。音洛。龍頽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頽

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案道侯。征和二年。孫曾復封為龍頽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

年說。孫曾紹封龍頽侯。漢表是也。

漢書功臣表。弓高屬信陵。

嫣又音一元。反。又休。延友。並通。

曾毛刻作增。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謂父也。如淳曰：親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

漢書餘宅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羣臣，缺望。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

宋本漢五年  
提行

漢書詳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羣臣，缺望。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

缺又音企章  
昭音莫

毛本重豨等  
二字

宋本無審字

經有此心  
宜張勝之  
言得而入  
也

韓王信盧  
縮皆漢自  
驅之入胡  
當時邊計

史記

五

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

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縮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

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

叙數語見高

之疎若此

祖與高后意中。高后時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

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縮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縮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

曰為東胡王來降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正義曰漢表在

漢紀東胡烏丸也內河。

陳豨者。宛胸人也。正義曰宛胸曹州縣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

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遠。迺封豨為

列侯。徐廣曰功臣表云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

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

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豨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

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

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

臣所。及高祖七年。按此十年字誤作七七月。太上皇崩。

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

王。漢書作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

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

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

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

宋本陳豨不  
提行

豨反趙相  
激之也

周昌再誤

地理志宛胸  
屬濟陰下文  
云梁人是簡  
生之說異也

步反側心  
雄畧大度

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

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

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非皆

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

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

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

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策？皆

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

何遠至此

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

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

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

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

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

日十一都中都代，馮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

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太史公以周昌為邪人深惡致亂之罪也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三 凡五葉

史記卷之九十二

韓王信盧綰列傳考

附陳豨

韓王信盧綰封王同反叛同亡匈奴同子孫來降同故二人同傳若陳豨則以反事附見爾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

與字衍文

歲餘坐法云云

此乃褚生所續者

漢五年八月乃立盧綰為燕王

漢五年衍文漢書無此三字

欲急滅豨等已盡

洞本重出豨等二字

不知始所以得從

此史家缺疑例也

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

及高祖三年衍七年漢書作十年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

王黃二字衍按樊噲傳虜大將王黃則擊斬為誤

高祖十二年

高祖二字衍

史記卷之九十四

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田儼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有狄故縣城。

齊王田氏族也。儼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

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儼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儼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

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儼田氏

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

市軍還去。田儼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

田儼子市從弟榮各遷高王橫并三齊

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

徐廣曰二年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

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

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

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

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

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

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

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

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

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

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

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

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今

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瓚曰於楚趙

○按言恐害身則手足且不顧何故不殺且秦復得

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索隱曰齟音蟻齬

○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害身楚趙不聽齊亦怒

墳墓亦發掘矣一云墳墓言死也

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

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戾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

疆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人

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徐廣曰立故王田假

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

羽於城陽

徐廣曰假走楚殺之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

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

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

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

田市王膠東都王齊田安王濟北

木見橫豪傑

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處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

自立更不

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秦山贏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

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

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

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韓信遂平齊乞

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

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

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

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

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

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  
 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搃  
 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  
 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  
 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  
 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廐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  
 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  
 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

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  
 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

漢書觀作知

也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  
 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  
 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  
 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

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  
 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  
 高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既葬二客穿其冢芻孔皆  
 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  
 自到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  
 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

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

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

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

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卷之九十四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史傳三十四。十六。凡三葉。

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其黨慕義。死節事故。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史記卷之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

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

以屠狗為事

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

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

索隱

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

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

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

與司馬尼戰碭東

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

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郎官大夫也正義爵第六級也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

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

尼宋本

弟宋本

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

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

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漢書作聞

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

曰案亳湯所都今河河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

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

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

號賢成君徐廣曰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駟案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索隱曰小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

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雙破南陽守齧於陽城

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

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瓚曰增封也○索隱

曰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

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

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

饗軍士中酒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

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

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

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徐廣曰一本作帷下項羽目

候 宋本  
苑 宋本

閻毛刻作聞引張晏云得徑上聞

曲遇邑名也

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厄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厄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

請毛刺作讓音請責也或才笑反或亦作請

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殽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殽音台，即后稷所封，章平即章邯子。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正義曰：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也。第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曰：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屠煮棗合擊破在河南。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

今武功故縣是

按柳中即細柳地在長安西也。按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也。言是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者，特最也。何者？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最既舉不欲再其文故因舊稱廢

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瑕丘兗州縣項羽

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

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

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

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

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

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

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宋本無虜荼二字

絳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

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贊遷

為左丞相破得楊慎曰降定擊破破得皆綦母卬尹

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破豨別將胡人王黃

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三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

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有代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

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

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

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訓至一定燕地凡

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

宋本將軍下有太下二字

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

此功與持盾人鴻門同

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索隱曰媿音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

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

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

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

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高陽聚名屬陳留

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

陳留六月餘正義曰謂沛公至陳留商起兵已六月也商以將卒四千人

屬沛公於岐索隱曰地名缺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

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音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

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

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索隱曰烏音於

然反氏音支周類軍枸邑索隱曰枸邑在幽州地蘇

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駟○索隱賜食邑武成

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

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

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

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滅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

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為

句毛刻作枸

岐毛刻作岐注云地名關蓋在河東鄭縣界

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也

酈音歷

烏毛刻作馬此作烏訛也漢書云破章邯別將

按郤邑在漢中相陽

龍脫地名

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

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不能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

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

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

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

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

酈况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

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

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舒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

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

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

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

俞音舒無名音翰在河東

況酈寄字也

裴嗣五拒方

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更續酈氏

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

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

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

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

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

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

稱枉欲乞鞠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嬰坐高

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

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

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

與降也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

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

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

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封楊熊

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

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

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

漢書無謚

按漢春秋

按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

按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

故號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

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

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

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

弃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帝欲斬之故嬰

園樹走也面向樹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

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

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索隱曰蓋

鄉名也漢書作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沂楚無其縣

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

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

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

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

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

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

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

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

樊鄴滕灌列傳

芷陽地名霸陵也在京兆

蘇林與音灼皆言南方反及漢書作蹶音撮

索隱曰蓋

太僕做到底可見漢家人

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云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云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培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呼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顯尚平陽公主立十

灌嬰止一闕將故每用疾力疾戰力戰以著其能而功顯矣

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除。正義曰今陳州南潁縣西北潁陰故城是也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楊慎曰精神尤異獨在數疾力字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

亦稱宣陵公皆非爵名美號耳

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

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

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

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

考城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

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

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

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

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

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

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

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

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

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

西徐廣曰柘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

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連尹一人張晏曰

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

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

度

李必駱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

按左傳連尹連尹連尹也

於邳鄆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下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縣令稱公旋其名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

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地名不知所出未知孰是

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

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

取音秋慮音問

薛公郟公復定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

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

志太山有東平陽縣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鄭蕭相

攻苦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徐

廣

曰苦縣有願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

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

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

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

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滎石。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

若服虔音沙劉氏音于卧反

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持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

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

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

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

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

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

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

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

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三毛本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五 凡八葉

按他唐樊噲之孫後失封序蕭曹樊噲滕之功志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史記卷九十五終

樊鄴滕灌列傳考

樊鄴戰功多滕灌次之四人同傳而叙事各不同  
項羽在戲下

子長一手作項羽紀與樊噲傳兩處俱叙噲入鴻  
門事紀則豐贍傳則簡至俱如畫筆學者於此中  
可窺作文關竅

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

監本缺太卜二字

大臣誅諸呂呂德菴屬

九字當作一句舊本諸呂為句誤

身言  
為太常坐法國除  
此征和年事乃褚生所續者

以為太僕

勝公傳以太僕二字為主凡四為太僕五奉車從擊四以兵車趣攻戰疾五以太僕從擊三以太僕事種種戰功自始至終不離太僕此子長作文用奇處漢書削常奉車者三削以太僕者三削以兵車者一難與窺文章之奧矣

受詔別擊楚軍後

受詔字凡六用漢書去其三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

嬰字衍文

史記卷之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

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恒在殿柱之下。後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都上計。則方為四方

文書者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

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鐵也。身長大肥。

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

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

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

見貌而怪之當時多以此得十

按陽武縣名屬陳留

所掌及侍立老子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

榘

教宋本

漢家用人必竟其長

史記  
 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  
 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  
 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  
 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  
 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  
索隱曰謂改計之名更名主計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  
 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  
 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  
 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

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

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為客張晏曰謂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

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

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

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

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

便罵真大膽真奇識

此蓋權時立說也

蕭曹道人處

吃家明主

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喋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也師古曰弊言難言期期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董份曰寫真正得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廡聽見周昌情狀

章昭曰東廡殿東堂也小顏云正寢也東堂皆號曰廡言似相廡之形

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贊曰方與縣令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

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

號曰刀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筆吏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

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

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

貴強相之於藩王也

他史傳多傳其事子長妄寫其神

不知所出謂不知其計所出也

僅可一用

史記

有所敬憚即為割

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

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

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

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

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

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

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

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

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

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

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

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

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

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

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

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

為御史大夫

月餘而死 死太促矣 三歲而死 死亦晚矣 貴強相之 無實濟之 如此

愛而轉國就知呂后之未必然耶

按諸侯王表云左官之律章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任於諸王也然按地道尊右貴左職故謂殿秩為左遷也皆此類也

徐廣曰十一年拜

索隱曰漢書列傳言周昌謚悼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

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

景帝復封昌為左車高安除侯有罪國除

宋本任教上宜  
二格不提行

史記

任教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  
任教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教以  
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教  
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教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  
任教卒謚懿侯曾  
孫越人元鼎二年為以太常坐酒酸國除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  
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  
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  
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

曆

文穎曰緒情也  
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

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

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

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  
之法今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  
法律與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  
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比日

使得宜此之謂順晉  
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

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

尤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

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

活誼

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五

按音灼說以  
為若預及之  
辭為得也

徐氏據漢書  
為說而誤云  
二年張駟又  
引任安書證  
為得其實

無識

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爲奸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

按漢書云傳子至孫毅有罪國除金云康代年子類侯則毅即略也與漢書略同

宋本中屠丞相不提行

常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

駟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踴強

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

率西類反

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

徐廣曰後二年八月

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

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雖賢有行猶不可

傍漢倭幸之  
倡始此

弟宋本

守使文帝  
悚所

文帝不用  
廣國而用  
嘉且能仰  
嘉之方嚴  
至景而嘉  
即傳綽歎  
血以死可  
以觀世矣

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

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

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

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

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

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

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

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也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塹音

畏悞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曰自

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

史記卷九十六張丞相列傳

謂散官也

塹音乃與反  
章昭云而緣  
反又音輓

為之錯無罪。罷朝。嘉為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

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

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

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更改封靖安侯

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

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

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

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

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

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

徐廣曰：高祖

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

平棘侯薛澤

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

武彊侯莊青翟

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

高陵侯趙周

徐廣曰：周父夷

吾為楚王戊太子傳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媿媿

索隱曰：媿媿

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臚。臚

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

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

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

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

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

名千秋卒而有韋丞

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

可嘆

宋本孝武時誤連上文毛本提行頂格

毛本韋丞相室一格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  
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  
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  
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  
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  
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  
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  
奏事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  
名廣

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

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

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

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繫君音婆奏京兆尹

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

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

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

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

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

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

宋本無邴字  
丞相連前文  
不授行

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奸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宋本有是字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

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

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

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

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

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

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

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

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

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

不中科亦  
有佳處

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

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

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

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

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

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

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

甚徐廣曰徵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安者諸為大夫

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

也故事也言無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

復所能於事

大不幸

按此論匡衡  
已來事則後  
人所述也而亦  
稱大夫公其序  
述後隨二何証  
也

如趨日中  
已 醉醺醺而

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  
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  
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  
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六 凡六葉自三十四至三十九

史記卷之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考

附周昌任  
敖申屠嘉

張丞相傳亦變體也以御史大夫一官聯絡數人  
首叙張蒼為御史大夫中叙周苛周昌趙堯任敖  
曹窋相繼為御史大夫未又叙張蒼為御史大夫  
此一篇首尾法也

明習天下圖書計籍

洞本計作記誤

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

漢書無不字與史記異

自申屠嘉死之後至為丞相備員而已

收拾諸丞相與郭解傳未收拾諸刺客同例

桃侯劉舍為丞相

監本舍作舍誤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

皆天下圖書信錄

此一編首鼠出也

皆當此錄為御史大夫

首好惡善惡皆御史大夫

亦變野史以中史十

亦變野史以中史十

史記卷之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曆異幾三音

陳留高陽人也

高陽屬陳留圍縣

好

讀書家貧落鬼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

薄落託義同

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狗地

狗略也

過高陽者

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齮好苛禮

握齮急促貌苛煩也

自用

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

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

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

宋本無志行衰三字貌作類也同字下有也字

宋本

狂生所非

俊宋本

應劭云齮音若促章昭云握齮小節也按苛亦作何賈逵云苛煩也小顏音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也按適近作騎士

者舊傳云食其高陽鄉人

史記 狂者所喜

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

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與人言

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

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使

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索隱曰：邊牀曰倨。使兩

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

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

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

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

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

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

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

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

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

按先為先客言，無人為我作紹也。

漉，所由反，溺乃，亦反，亦如字，漉即溺也。

倨，毛刺作踞，注云按樂彥云邊牀曰踞。

豎，當作豎，按豎者，僅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豈故曰豎儒。

天下大計可補三傑承到

具此識力不愧狂字

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

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

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索隱曰適卒即所謂適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

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王女

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

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

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

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

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

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

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

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

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

按王者句出管子

適音直華反按通俗文云

以言不取敖倉漢却舉其便利

王女謂女工也漢書作紅音功

勳家本

深甲項羽  
病處

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  
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  
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  
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  
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  
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  
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  
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方船謂並舟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  
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  
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

戰國策方莊積粟循江而下也

人刻印刻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贊曰項羽各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  
以封其人也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

刻音五官反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也

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  
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  
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在河非也亦謂魏  
之西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量也天之福也今已據

以梁在河南故也

齊以縱酒  
亡其國生  
以縱酒忘  
其身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  
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  
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  
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

死得枉然  
且使漢家

言終是

按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支子達食采於陸達生發子

臯適楚賈孫也

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

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

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

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

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

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

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粱侯後更食

武遂嗣三世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

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

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

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

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魍結索隱曰魍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

結之故字從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箕倨

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魍其髮而結之也

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墓在真定索隱曰趙地也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

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不相

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

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

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

真定本名東恒屬常山

相如喻蜀  
文出此

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  
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  
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  
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  
夷滅宗族按恐動他處在此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  
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  
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  
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

謬言之

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  
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  
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  
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遠字迺大說  
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  
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師古曰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  
價重可入囊橐齎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  
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

送宋本  
宋本有南字

小顏以為有  
何迫促不如  
漢也  
按如字云為  
明珠之屬也  
又按詩傳曰  
大白橐中囊

漢高是一  
善讀書者  
粗知大意

妙在粗述

胸中有一  
段調和將  
想深心故  
作此態使  
人不測

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

並用長久之術也管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伯繫後與趙同出非廉造

趙一姓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

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

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

不稱善左右呼萬歲楊慎曰左右呼萬歲幸其回號

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

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

田地善正義曰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

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

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劔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

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楊慎曰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

也無久恩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

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

率音律過  
音戈  
數見音明謂  
時來見汝也不  
鮮意令鮮令  
不鮮之物也  
美作食莫令  
作數擊鮮如高  
云新故曰鮮恩  
也言諸子無  
久厭患也

漢大臣深  
心至此

從容教語  
遂安劉氏

宋本重權不分  
三字

深相結則  
不露形故  
其謀自奪

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

直入坐而陳丞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

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

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

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

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

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

名聲籍盛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

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

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

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

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

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

深念深慮也

按陳平傳食戶  
五千以曲逆秦時  
有三萬戶恐復  
業至此故稱

梁父侯史夫  
名如高注漢  
書云遂布臣  
非也臣瓚曰  
布不用梁父  
計遂反耳其  
說是也

壞平原之  
品者陸生

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  
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  
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  
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  
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  
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  
同恤災危母在  
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  
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  
稅稅當為送列侯貴人以辟陽  
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

按劉氏云謂  
欲葬時須發  
其殯宮故云  
發喪也  
按崔浩云建  
以母在義不  
身許人也  
按說文稅贈  
終服也

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  
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  
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

見孝惠幸臣閔籍孺

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  
籍孺孝惠時有閔籍孺今總言閔

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

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  
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

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

按佞幸傳云  
高祖時有籍  
孺孝惠時有  
閔籍孺今總  
言籍孺誤也

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索隱曰小顏云謂與諸呂相知情義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

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

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

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刎孝文帝聞而惜

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

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

宋本討作誅

本初字連寫

平原竟以失身辟陽侯而死陸生誤之也

毛刻作水中大夫注云按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

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

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

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

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

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

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

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

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

衝宋本

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

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此卷宋本與前卷同板心史傳三十七十六凡六葉自四十五至四十五

史記卷之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考

附朱建

酈生陸賈皆口辨士故同傳朱建亦以口辨附焉田間將二十萬之衆

田間當作田解

漢十二年

漢字衍

病死國除也

漢書無也字是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

陸賈說士尉佗夷君叙處各得其語氣所以稱妙

筆實諸士博出典疾於與谷得其請遂成以無效  
自天地剖泮

湖本泮作判  
語在黥布語中

漢書削去此句是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

重出酈生事不類太史公語

田間雜二十萬大衆  
灑主剽賈嘗曰韓子如

史記卷之九十八

傳新削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反擊楊熊曲

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

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

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

一人赦下

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

共德君謂魏耳非地邑共音恭

雕陰縣名小顏按地理志云懷屬河內今懷州也

張晏云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章之耳

顏秘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

列傳中極平文字大  
都太史公  
有正反二  
式純用正  
式絕無意  
味此類是  
也

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

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

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

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

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

也軍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

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

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

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首一作侯

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

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

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

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

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

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菑南徐廣曰今

曰考城○索隱曰菑音災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

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

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音肥軍朝歌

漢書作趙賁軍按此在河北非曹爽與會之所擊也

刑姓說名屬濟陰也

傳新創成列傳

史記卷九十八

三毛本

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

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

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

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

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

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

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

索隱曰。地理志。繒屬東海。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擊項悍。濟陽下。還

擊項藉。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

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共教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

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

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

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

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

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

十九人。高后五年。歿。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

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

奪侯國除。

五疑作六宋本亦作五

蒯成侯縹者索隱曰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鄒從崩從邑今本作管蒯之蒯

非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

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池陽

故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

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縹為

信武侯戰不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

十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

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

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

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代侯

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應為鄆侯

云孝景中元年封縹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

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

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藉誅殺名將破軍降

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

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

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傳新蒯成列傳第三十八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史傳三十八十六葉數四十六至四十七凡二葉

史記 卷九十八 傳新蒯成列傳

姓周名縹蒯者鄉名楚漢春秋作縹成侯則陪德毅相近或得其實

蘇林鄆音多屬陳留地理志云沛郡有沛縣按此文字居表字應不同也

操倉高反

史記卷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史記卷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史記卷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敬 宋本避缺 戌 宋本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

敬脫輓輅。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

後推。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

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

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

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

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本姓婁，漢書作婁敬，高祖曰：婁即劉也，因姓劉耳。

鮮音仙，鮮衣，美服也。

約畧周紀  
簡潔可誦

居。幽。太。王。以。狄。伐。故。去。幽。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  
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  
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  
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  
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  
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  
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不。屯。一。卒。不。戰。  
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

按謂使離若相附也義見莊子

地勢坤言  
形勢厚德  
載物言德

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  
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  
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  
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  
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  
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

當。亦。未。必。爾。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  
與。人。鬪。不。益。其。肱。張。晏。曰。肱。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

按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至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極音厄亢音胡胡反音胡亢顯大脈俗謂胡脈

高帝守成之功當以奉春君為首

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盪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

開田蚡言治河之端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

按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

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

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漢七年

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

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

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毛刻作羸畜。羸音力為反。羸音瘦也。漢書作尚音。漢書作尚音。漢書作尚音。漢書作尚音。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

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

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

已

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

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

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

控引也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

屈已訟過高于千古

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  
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  
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  
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  
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  
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  
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不知虜甚矣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  
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  
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

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

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

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

索隱曰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去長安近者七百

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

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

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

族宗疆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

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

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

強

因胡想及諸侯卓見

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

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

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

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願陛下急發兵

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

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

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

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

諸生數非叔孫通久矣

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

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

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

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

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

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

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

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

憎其服耶

按顏云。高陵。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皆此時所徙。屬魯國。

賈逵按禮記。袍必有表裏。必有裳謂之一稱。

便事非儒衣服高祖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

楚人故從其俗裁製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

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

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

士贊曰拔取曰搃楚辭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

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益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

也駟案漢書音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

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

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

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試為之今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

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

按類集音滑  
發也音滑  
塞音起馬  
反又已勉及  
按方言云南  
方取物云寧  
許慎云取也  
按王逸云此  
山名又按坤  
蒼蒼在楚地

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隸處蕞謂以茅

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

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隸索隱曰隸

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

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

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

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殿下郎中俠陛陛

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

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索隱曰蘇

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韋昭云大

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於是皇帝輦出

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臚音間於是皇帝輦出

房百官執職傳警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幟幄者稱警是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索隱曰姚氏云進酒有禮也法酒者猶言

禮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

禮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

漢書云說元賓臚句傳臚猶行者矣

按輿服志云設周以輦載重器職載於秦始去輪而輿為尊也

按文類作酒法令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之也

陋甚

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適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適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適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晉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

必不死  
故慷慨言  
之

次序

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適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適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

宋本複漢諸儀  
法四字  
著宋本

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適，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

按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按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楚漢春秋蕭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解席，云：吾定計不易太子。

中間往來清道煩於人也

作復道

韋昭曰閣道也

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

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

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

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

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

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

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

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

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

惠帝好游獵故通屢有以止之

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

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

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

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

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

音屈道固委蛇音移蓋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字紙脫爛四十八至五十二凡五葉

按呂氏春秋神春羞以合桃光薦寢廟高誘云進合桃也即馬馬時合故曰合桃今之木櫻也

按謂舉動者過也傳云君不舉不書

史記卷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考

敬通皆有高世之智能為國家建大計極得力人  
故二人同傳

今陛下起豐擊沛

擊字衍

迺令羣臣習隸

隸當作隸肄

漢十二年

漢字衍

願陛下為原廟渭北

史記

劉敬叔孫通列傳考

監本北作比誤

第十二半

蘇當介赫

西令羣引管赫

樂字涉

本對下步豐華東

州二人

州西甘

州西甘

史記卷之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之言挾也以權力輔人

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有名於楚項籍使

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

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

到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

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

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

按服虔巨瓚而據云東  
即謂廣轍車為廣柳車  
及茂陵書稱每縣廣柳  
車數百乘則凡大車乘載  
者通名廣柳車然則柳為  
車通名與鄧展所說事義  
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  
柳要為使人勿惡也鄭注  
注周禮云柳聚也諸師所  
聚也則是喪車稱柳後人  
通謂車為柳也

史記

卷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

一

急着又伴  
為不知作  
緩着揔是  
心知滕公  
之人不然  
敗矣

滕公亦心  
知高祖之  
為人不然  
敗矣

所見者大  
即不以私  
怨求一人  
之意

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輅車之  
洛陽索隱曰案謂輕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  
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  
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  
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  
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  
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非走胡即南走越  
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

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  
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  
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  
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  
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  
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  
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  
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

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酤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

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

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

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而求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自顧。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

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

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願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第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

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

自全之術，非好諛。

季布剛正

卷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

三

近音其斬反

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曲省而文也

宋本無以字

特宋本作時中統同

數音角

丁公事與  
季布正反  
故用此作  
結一傳生  
色

吳從袁絲匿索隱曰長事袁絲第畜灌夫籍福之屬  
掌為中司馬索隱曰漢書中尉邳都不敢不加禮少

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  
著聞關中季布母第丁公為楚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

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  
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

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狗軍中丁公  
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

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

困貨備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西家作保備可保信謂之保數歲彭

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  
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

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  
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

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臬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  
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  
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越亨之方提趣湯徐廣

曰趣一作走○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

索隱曰趣音娶

籍音子亦反

按謂布言也

為家人時謂  
居家人無  
官職

借此以試天

趣音音音促  
謂疾命赴鑊  
也提趣之趣  
音趨

此語更高  
為公不為

快宋本

屢宋本

曹丘以此  
善其無耻

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  
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  
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  
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  
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  
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徐廣曰：小臣恐功臣  
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  
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  
賢也、於是甞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

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  
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  
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

軍、孟康曰：屢履蹈之也。瓚曰：屢數也。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

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  
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非能

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

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

毛刻作身履  
軍按徐氏云  
一作復按云  
舉旗則屢  
為是勝於屢  
之與履

史記  
何以加哉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史傳四十六凡三葉

史記卷之一百

季樂列傳考

二布皆任俠故同傳

季布爲氣任俠○季心氣蓋關中爲任俠

太史公變文甚妙

季布匿濮陽周氏

季布傳有周氏朱家曹丘生亦奇士也

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

此句乃子長妙心所發言外有別旨

故特召君耳

宋本特作時特字雖可不及時字

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

附丁公只爲高帝不殺季布上帶來連用丁公者  
十不見重復

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遊窮困賃傭於齊爲  
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  
賣爲奴於燕

太史公叙樂布彭越二人之始一爲家人一爲酒  
保一爲盜一爲奴連用四爲字相形甚妙漢書削  
去爲盜非

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

托樂布語結布始末甚妙傳中多用此法

賢者誠重其死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

贊反復發明以重其死不重其死二句相應蓋有  
所爲而言也漢書削去不自重其死便覺少力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arranged in a grid.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Vertical column of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main text block,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